

余玮 著



Mao
Ze
Dong

开国大典当天的细节，谜一般的滴水洞生活，“九一三事件”
前夜的传奇，红镜头所定格的永恒……

一个个经典的瞬间，一段段珍贵的回忆，一件件红墙秘事的来
龙去脉，尽在红色纪实《知情者细说毛泽东》中！



红墙要事和历史谜团的权威破解
揭开藏在岁月深处鲜为人知的真实

知情者细说毛泽东

团结出版社





Mao
Ze
Dong



余玮

著

团结出版社



知情者细说毛泽东

12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知情者细说毛泽东 / 余玮著 .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 2013.5
ISBN 978-7-5126-1668-4

I. ①知… II. ①余…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文集 IV. ① A7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6153 号

知情者细说毛泽东

出 版 :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 100006)

电 话 :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 www.tjpress.com

E-mail : 65244790@163.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010-61723683

开 本 :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 375 千字

印 张 : 21

版 次 :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26-1668-4

定 价 : 38.00 元

(如果有印装差错 ,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 第一章 刘松林细述荧屏内外真实的伟人爸爸1
- 第二章 “红墙医师”王新德细诉伟人身边事39
- 第三章 “少将警卫”张耀祠的红色解密63
- 第四章 “红色伉俪”漫忆在领袖身边的时光101
- 第五章 红色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内情”披露125
- 第六章 执勤在“世界第一广场”的郭连江165
- 第七章 “红色摄影家”侯波的红镜头183
- 第八章 钱嗣杰的红墙摄影背后201
- 第九章 与毛泽东 63 年神交的中南海“座上宾”周世钊247
- 第十章 大诗人臧克家给大伟人改诗291
- 第十一章 汤铭新近距离感受开国伟人的风采与魅力301
- 第十二章 毛新宇心中别样的爷爷毛泽东309

人血的洗礼，打开记忆的闸门，继续追忆与爸爸有关的点点滴滴，追忆那最真挚的情谊，并披露了荧屏外真实的伟人爸爸。

刘松林和毛泽东一样，斗、奔、冲、闯、拼，一生兢兢业业，从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年代，他见证了毛泽东的辉煌与落寞，见证了毛泽东的喜怒哀乐，见证了毛泽东的晚年生活。

刘松林的红色身世和红色情缘

第一章

刘松林细述荧屏内外真实的伟人爸爸

刘松林，湖南人，194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6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6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6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0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8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0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8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2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2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

刘松林，湖南人，194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6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6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6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0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8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0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8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2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2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

刘松林，湖南人，194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6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6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6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0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7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88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0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0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8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2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2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

朝鲜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缓缓走到毛岸英的墓前，献上鲜花，轻轻抚摸着毛岸英的雕像，老泪纵横……

这是出现在34集电视连续剧《毛岸英》中的第一幕，也是摄制组实地拍摄的镜头。电视剧中老年刘思齐的扮演者就是已改名为刘松林的本人。“我不是扮演，不是在那里演戏。当时导演就让我站在毛岸英的像前，我以为只是留一张影。我就站在他的雕像前，我去摸他的脸，想着他已经烧没了……一个人怔怔地出神，当时周围剧组的人在干什么，我全不知道。后来导演说，当时在场的二三十个人全哭了，这就是我在全片的惟一一个镜头。”

60年前一别，竟成永别。刘松林3年后才知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可是她却一直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她站在朝鲜的土地上，摸着那冰冷的墓碑，才感受到岸英与自己真的阴阳两隔。“我是觉得时光又倒流了，自己又回去了……岸英回来了，我就生活在他身边，我们俩在一起经受着那些事。”

在以刘松林的回忆为蓝本的电视剧《毛岸英》里，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见面了。剧中鲜活的人物塑造、真挚的情感流露，让无数观众动容，连80后、90后观众的心灵也深受震撼。

深秋的一天，记者听生活中的原型刘松林讲述了与毛岸英之间鲜为

人知的往事。打开记忆的闸门，她畅谈自己与毛岸英的相识、相知和相爱的传奇，并披露了荧屏外真实的红色家史。

刘松林和毛岸英一样，非常崇拜爸爸。“我是遗腹子，从来没见过我的生身父亲，是主席给了我慈祥、最深厚的父爱。我这一生的重大选择，都是听从了主席的意见。”

刘思齐的红色身世和红色情缘

1938年春节，刘松林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扮演描写烈士遗孤的话剧《弃儿》中的小主角。刘松林当时在延安幼儿园读小学，她很活泼，喜欢唱歌、跳舞，于是被选中扮演这个角色。加上刘松林有着与剧中小女孩类似的经历，为此她演得非常投入，因而也非常感人。

当演到一对革命夫妻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寒风中奔走呼喊“妈妈！妈妈”时，被剧情感染的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曾流落街头，其中最小的儿子岸龙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身旁。看着这样的剧情，父爱的情怀在毛泽东心头鼓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小演员，脑海里不断幻化出儿子们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的惨状……

剧终之后，毛泽东仍沉浸在《弃儿》剧情的氛围中，他建议把最后一幕再演一遍。于是，刘松林衣衫褴褛，又一次在舞台上奔走呼号：“妈妈！妈妈！”

谢幕后，毛泽东接见演员，抚摸着刘松林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她腼腆答道：“我叫刘思齐。”毛泽东问：“你的爸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李讷在北平香山

爸、妈妈是谁呀？”她指向继父和母亲：“那是爸爸妈妈。”毛泽东先是一愣，那不是战友陈振亚和张文秋夫妇吗？继而严肃地向两人交代：“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育她。”毛泽东弯下腰来问她：“你不是‘弃儿’，是革命的宝贝，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呀？”此后，刘松林就成了毛泽东的干女儿。

毛家与刘家有着一深厚的渊源。刘松林的母亲张文秋是湖北京山人，北伐时期与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刘谦初在武汉相识、相恋，并初识毛泽东。

1927年1月，刘谦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4月的一天，刘谦初带着恋人张文秋去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主持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刘谦初和张文秋向毛泽东请教了有关国内形势和农民问题，彼此谈得很投机。

刚产下第3个儿子的杨开慧，听说有客来访，便在保姆搀扶下从卧室来到客厅，端出花生和栗子招待客人。听说这对正处在热恋中的男女即将举行婚礼，风趣的毛泽东便对他们说：“别人会祝你们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们早生、多生千金。如果你们生了女儿，我们就要‘对亲家’，我有3个儿子呐！”

张文秋羞涩地逗着依偎在她身旁的5岁的毛岸英、4岁的毛岸青玩。她压根儿没有想到，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成了事实——不仅刘松林与毛岸英喜结连理，而且后来她的妹妹邵华与毛岸青也组建了家庭，自己竟然真的先后成了这两个孩子的丈母娘。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三镇局势也开始动荡。刘谦初和张文秋于1927年4月26日举行了婚礼。这时，撕下了国民党左派伪装的蒋介石、汪精卫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新婚第3天，刘谦初即接到紧急命令，随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新婚后的张文秋，仍回京山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刘谦初根据党的指示，先到江苏省委工作，后经上海去福建。1928年9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

年2月，党中央调他到山东工作，以齐鲁大学助教身份作掩护。面对险恶环境，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冒着危险，来往于济南、青岛等地，夜以继日地工作，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宣传鼓舞群众，揭露敌人的罪行，组织对敌斗争，很快恢复、重建和发展了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于当年4月重新组建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化名黄伯襄。6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文秋化名陈孟君也被调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妇女部长，这对分别3年的青年夫妻才得以团聚。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张文秋被捕。

这年7月，刘谦初按党中央的指示，和青岛市委的同志一起领导和发动了持续了40多天的青岛大康、隆兴和富士等七大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给反动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1929年8月6日，刘谦初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途中，也不幸被捕入狱。期间，张文秋见到了戴着手铐脚镣的丈夫，心如刀戳，泪如雨下。刘谦初鼓励她说：“不要哭。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张文秋擦干泪水说：“我也准备牺牲。”刘谦初摇了摇头，郑重地说：“对你，敌人尚无证据。你腹中还怀着咱俩的爱情结晶，一定要活着出去！”张文秋默默地点点头。

1930年1月，在山东省委多方营救下，张文秋作为“怀孕的嫌疑犯”获释出狱。离开监狱前，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监狱长答应让她和刘谦初见一面。

刘谦初问妻子：“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张文秋茫然地摇了摇头。刘谦初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是回上海‘娘家’吧。”张文秋当然明白丈夫所指的“娘家”是什么，会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谦初，你给我们还没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吧。”刘谦初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脱口而出：“不管是男是女，就叫‘思齐’吧——山东自古为齐鲁之地，我们曾在这里工作过，意思是要孩子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里的人民和自己的父母……”

出狱后，为了张文秋的安全，中共地下组织迅速派人把身怀六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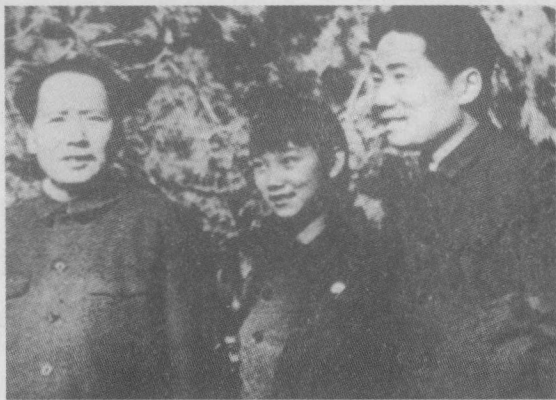
张文秋送往上海，并安排她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监狱里，敌人用尽了各种威逼利诱的办法，对刘谦初施以坐铁笼、上压杠、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打得他血肉模糊、遍体鳞伤，但丝毫动摇不了他的意志。就义前夕，刘谦初在给妻子张文秋的遗书中写道：“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指党）！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

1931年4月5日，刘谦初与邓恩铭等21人被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刑前，他戴着沉重的镣铐，高唱着《国际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年仅34岁的刘谦初没能看上女儿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正在上海中共地下机关工作的张文秋，忽然发现机关里4月8日当天的报纸都不见了。她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柜里找到一份当天的《申报》，才明白为什么大家把这天的报纸收了起来，因为报上登载了《山东枪决红匪》的消息。张文秋一看，就昏了过去……

张文秋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医院生下一个女婴，取名“思齐”。遗憾的是，刘松林未曾见过生父一眼。接受专访时，刘松林说：“我妈妈也记不清了我是1930年出生的，还是1931年出生的；生日她也记混了，不知是4月9日还是9月4日。最后，我们推断可能是1930年9月4日出生的。”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后来，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白色恐怖下，张文秋服从党组织安排，带着幼小的刘松林在上海、香港、南昌、北平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9月，张文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抗属学

校和鲁迅小学工作。在此期间，经林伯渠介绍，与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二大队四队学员陈振亚结成革命伴侣，建立新的家庭。

陈振亚是湖南石门人，早年在红军中历任连长、大队长，曾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作战，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在一次激烈战斗中，陈振亚身负重伤。康复归队后随军征战，再次重伤而左腿致残。

张文秋没有想到，在到延安后的第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聚精会神地观看由女儿主演的话剧《弃儿》时喜爱上了自己的孩子，并高兴地做孩子的干爸爸。当时，张文秋告诉毛泽东，她当年和刘谦初在武汉时曾去过他家，并笑说起当年毛泽东所说的“对亲家”的玩笑话。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牵着刘松林的小手，领着张文秋、陈振亚夫妇去了他住的窑洞。第二天，毛泽东又派人把刘松林接到自己家里。从此以后，刘松林就成了毛泽东家的小常客。当年，毛岸英还在苏联。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位8岁的干女儿，后来竟成了他的长媳。

与“岸英哥”是“一根藤上的苦瓜”

1938年秋天，张文秋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少华”。

1939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一批荣誉高级干部去苏联治疗养伤，其中陈振亚被安排去苏联治疗、安装假肢。当时，陈振亚偕同张文秋并带着两个孩子同行。不料，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被新疆军阀扣留，与陈潭秋、毛泽民等被软禁在一起。不久，陈振亚被送进迪化南关医院治疗。在张文秋的精心护理下，很快恢复健康，正准备出院的时候，新疆当局突然密令白俄医生，谎称陈振亚已痊愈，不用陪护，把张文秋强行赶出医院。1941年6月13日，白俄医生竟给陈振亚注射毒药，将他害死在医院。从此，这位南国赤子长眠在西北边陲天山脚下。

1942年秋，刘松林和母亲与其他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张文秋生下了三女儿张少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张文秋含辛茹

苦地带着3个孩子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

刘松林记得当年监狱的生活，“房子里头很冷，吃得很坏。我们吃的都是那种黑面，还都发了霉，而且里头有沙子，量还不够。”高高的围墙，黑黑的牢笼，荒漠的戈壁上，这就是刘松林母女当年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每日从铁窗眺望，看着那一线蓝天，刘松林惟一能做的就是和母亲一样——坚忍与等待。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代表和国民党谈判，多方营救，被关押在新疆监狱的130多位革命者和孩子们终于在1946年6月获得释放。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要求，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派武装将这一大批人集体护送到了延安。

过了4年铁窗生活的刘松林，回到延安后又见到了毛泽东，见面的地方仍是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那是在她们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专程前往看望这批出狱的同志。

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深情地说：“你回来了，不容易啊！我的干女儿呢？怎么没见到她？”张文秋便把站在身后的刘松林拉到主席跟前，要她向主席问好。毛泽东拉着刘松林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刘

松林点点头，说：“我记得，妈妈常提起您呢！”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在一起

晚年，刘松林动情地回忆说：“我们出狱回到延安，延安的天好蓝，阳光好明亮，狱中的生活多是阴暗漆黑的！”到了延安，刘松林还是有新疆监狱中的阴影，总觉得有人跟踪她，觉得极不自在，毛泽东得知后对她说，“延安都是你的亲人，有什么就和组织讲。”当时，毛泽东经常派人把刘松林接到家里

去玩。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清水塘。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英、毛岸青、三兄弟在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后住进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严重破坏，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小岸龙的去向一直是个谜：一说在上海走失，死亡的可能性不大，或许现在还在世；二说因为因细菌性痢疾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

电视剧《毛岸英》情景展示的是后一种说法。作为该电视剧总顾问兼总监制在接受专访时说：“医院的一位女同志曾对岸英说他弟弟得病毒性痢疾去世了。后来，邵华到过那家医院找过毛岸龙的病历，可是没有找到。不过，这种说法应该是可靠的。”

据悉：在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烈士的遗孀）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可是，坊间曾传说：有人在广西发现毛岸龙的踪迹，中共地下组织曾专门派人前去寻找，未果。20世纪80年代著名特型演员古月的出现，曾一度引起人们的猜测，是不是毛泽东“失散”多年的三子毛岸龙。

采访期间，记者特地带上了一本地摊书市上流传的“纪实文学”《毛泽东之子：毛岸龙》。书中爆料：社会上传闻生死不明的毛岸龙就活在世上，此“毛岸龙”曾被一开明人士收养、参加过江南抗日部队、在抗美援朝战场负过伤，曾被“毛泽东”封口，不准他承认自己是“毛岸龙”……作者声称专访了这位谜一样的“毛岸龙”，并在开篇强调自己“忠实地”记录了其艰辛历程中的每一个时点上的哭声、笑声、枪声、炮声。接过书，刘松林翻了几页，笑了笑，“我听过有些传闻，这都是不值得信赖的”。

接受采访时，刘松林回忆说：“我们结婚后，岸英曾一次带我去西四胜利影院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当时，他触景生情，非常激动。电影结

束了，影院里的人都走空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他告诉我，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经历与三毛非常相似，说自己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外，三毛所吃的苦他都吃了。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默不作声，他应该又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不堪回首的6年流浪生活，我没有打搅他。后来，他也还曾带过其他人看这部电影，我想这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

1946年1月，毛岸英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回到阔别19年的父亲身边。在延安，16岁的刘松林遇到了大自己8岁的毛岸英。晚年，刘松林对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记忆犹新。

那一天，刘松林到主席家里玩。回来的路上，刘松林正和李讷（小名娇娇）手拉着手沿着延河玩耍。忽然，李讷看到迎面走来的哥哥毛岸英，便甩开刘松林，跑了过去。随后，李讷向哥哥介绍了刘松林这个干姐姐。

接受采访时，刘松林说：“第一次见面也就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岸英穿着一身灰军装，因为瘦，也可能是军装太宽大了点，晃荡晃荡的——他刚回到延安，没衣服，穿的是主席的旧衣服。过去听说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喝过洋墨水，很洋气，看到他时感觉就是个一般干部，很朴实，就像个‘土包子’。后来，又碰到过几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交流不是很多。后来岸英说：记得最深的就是我那双大眼睛，亮亮的。”不过，当年刘松林注意到，毛岸英骨子里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从此，刘松林把毛岸英当成了大哥哥，喊毛岸英为“岸英哥”。

毛泽东考虑到毛岸英在国外太久，不了解中国国情，于是就让他自带口粮，到延安城南15里的吴家枣园，跟一个劳动模范学习种田，平时难得回家。刘松林回忆，那时毛岸英从苏联刚到延安，没和他吃几天小灶，主席就要求他到大灶去吃。“那时解放区吃饭分大、中、小灶，小灶是领导吃的，大灶是普通士兵吃的，基本上是小米干饭煮点蔬菜。遵照父亲的嘱咐，岸英去乡村劳动。”刘松林说，毛岸英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那时，毛岸英每天要帮住所的老乡家把水缸水挑满，刘松林记得，毛岸英的双手长满了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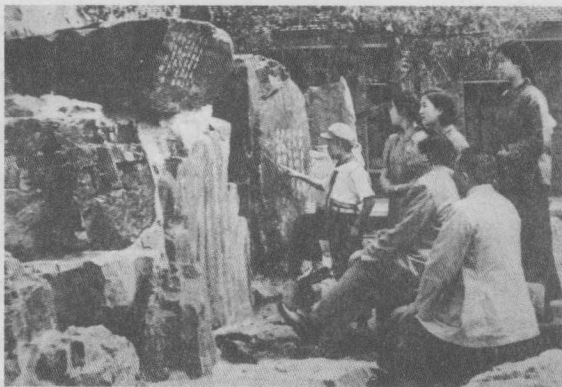
1947年3月，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延安。正在延安中学读书的刘松林参了军，随部队离开延安，过黄河进入山西。而毛岸英此时也离开延安，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前往晋绥解放区临县郝家坡参加土改工作，后来又参加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团，前往山东渤海地区继续土改工作。

采访中，刘松林一连用了好几个副词强调印象中的岸英：“岸英非常热情、非常真率，很上进，严格要求自己，学习非常专、非常努力、非常用心，感情就像一团火。”

“最高规格的婚礼”和“最贵重的礼物”

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进攻的形势下，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前委离开陕甘宁边区，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没有再回延安，而是继续向东，于5月27日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从山东来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

这年初夏，刘松林因事到西柏坡。“当时，少奇同志告诉我，主席的住处就在他家隔壁，并带我到了主席家。那是个两进院，院门非常窄，又很矮，在进门时好像少奇同志的头都撞到门框上了。前院只有一棵树，在通向里院的门旁边，房子是土坯的，院子很小但很干净。我在西柏坡住了20来天，那段时间我就住在主席家。”



“岸英的住处离主席家还有一段距离，大约要

1953年，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刘松林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吕厚民摄）

走十几分钟后，有几排平房，那是中央机关的后勤部门盖的、作为宿舍用的房子，岸英住在比较靠一头的一间。屋里有两张单人床、一把椅子，在印象中好像连桌子都没有。”期间，刘松林再次遇见了毛岸英。接触中，彼此产生了感情。“在那段时间我们双方都是敞开心扉，相互之间谈了许多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想法等等，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爱情。这也算是缘分吧。”

开始，刘松林对她和毛岸英之间的这段感情还有些疑虑，认为毛岸英是从苏联吃过洋面包而回来的高材生，精通俄语等外国语言，而自己因为被敌人关押耽误了学业，还在上培训班。她总觉得两人之间有一些差距，曾直截了当地问毛岸英：“岸英哥，你为啥不找一个女大学生做朋友？”毛岸英看着刘松林，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但却避而不答她的问题，而是无限感慨地说：“你还没出世就同妈妈坐牢，我是8岁和妈妈坐牢；你的父亲为革命牺牲了，我的母亲为革命也牺牲了。其实咱俩没有差距，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

相似的遭遇使得毛岸英和刘松林的眼泪流到了一起，他们在相处中产生了爱情，确立了关系，即便分开时也常有鸿雁传书，彼此倾诉心中的牵挂。刘松林回忆说：“那个时候，年轻人特别在意自由恋爱的，对父母赞成我们的恋爱，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跟毛岸英谈恋爱是很浪漫的事儿。刘松林说：“我觉得他打动我的除了他的坎坷经历、他所受的苦以外，就是他不像中国的男孩子那么含蓄、隐晦，感情迸发出来时像一团火，我就是被这种情感征服了。”

当时，刘松林已经结束了山西北方大学的学习，应该回部队工作，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我们就快要胜利了，国家以后需要人才，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他建议刘松林重新去读中学。刘松林心里不舒服，但是还是听主席的话又进了中学。

这期间，毛岸英跟她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由于当时他们谈恋爱的事在西柏坡传开了，刘松林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思齐”自作主张改为“松林”。“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随便改的。妈妈曾

想将妹妹少华、少林分别改名为‘竹林’、‘梅林’——岁寒三友，松竹梅嘛。妈妈最终没能如愿，妹妹张少华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邵华’，其实她并不姓‘邵’。”

1948年7月，毛泽东发现自己的长子爱上了自己的干女儿刘松林，自己很满意。于是，他邀张文秋见面，跟她商量这桩亲事：“听岸英讲，他和你大女儿思齐很要好。他说，他很爱思齐，他们要求订婚，我很同意，现在就看你对这个女婿满不满意。”张文秋笑了笑，说：“他们通了很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订婚，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担心思齐年轻幼稚，配不上岸英。”

毛泽东说：“我看思齐比较懂事，她年纪虽轻，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儿，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欢她。”张文秋应道：“将来思齐和岸英能结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儿媳妇，经常在主席身边受教育，会非常幸福的。”于是，毛岸英和刘松林正式订了婚。

刘松林这样回忆：“主席请我妈妈到他家里谈了很长时间，从上午开始，中午吃完饭又接着谈，一共谈了8个小时。主席从他的祖父讲起，讲了他的家庭，他自己的经历，介绍了杨开慧等，同时也介绍了毛岸英的优缺点，尤其是对岸英的缺点作了一番彻底的介绍。我妈妈也介绍了我们家的经历和每一个成员，把我的优缺点也作了详细的介绍。这就是双方家长对这件事的正式态度。”她强调，是两人相恋之后双方家长才知道的，不像有的文章里讲的是双方家长牵的线，但双方家长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有的时候还提供了一些方便。

“我和岸英结婚，是相爱，并不因为他是主席的儿子我才跟他结婚的。岸英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就是爱上他，爱上他的性格，爱上他以前的生活、他的经历，两人互相越走越近，互相走入了对方的内心。”据刘松林讲：“岸英留学苏联期间，曾有一个俄罗斯女友热恋他。岸英在延安时，也曾有过一个国统区去的家境不错的女孩子追求他，主席一开始就不同意。主席对岸英说，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你们是谈不来的，这个人不适合你。后来胡宗南快进攻延安时这个女孩子就回国